

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十八

第三諸中觀師如何答覆。若諸法性空，生死涅槃所有因果不可安立。龍猛菩薩謂此諍論是中觀師破他之過。今向自擲應遮回耳。中論二十四品云：「汝將自諸過，欲轉為我過。如現乘馬上，而自忘其馬。若有見諸法，是由自性有，則汝見諸法，皆無有因緣。」又云：「若此不皆空，應無生無滅，則四聖諦等，於汝應皆無。」故謂若無自性，餘更何有者。顯然未分苗無自性與苗全無二者差別，亦未能分苗有自性與苗芽有。故謂若有必有自性，若無自性則謂斷無。若非爾者，何故說破自性正理，能破於有及生滅等。如是若時許有苗等，爾時便說有自性苗，若全無性說斷無者，定墮二邊，與實事師全無差別。四百論釋云：「如實事師，若時說有諸法，爾時即說是有自性，若時無性，爾時便說諸法一切永無等同兔角，未出二邊，故此所樂一切難成。」乃至未解月稱論師所分，有無自性，與有無法，四者差別，定墮二邊，不能通達中觀深義。謂以若無自性則全無法，於性空之空，全無安立因果之處，故墮斷邊。若許有法必許有性，則不能立因果如幻，實無自性現似有性，故墮常邊。若達一

切法本無自性如微塵許不墮有邊。如是則於苗等諸法非由作用空而為無事。有力能作各各所作引決定智遠離無邊。

顯句論中亦明了辨別無與無性如云。「若汝立諸法皆無自性如世尊說自所作業自受異熟則彼一切皆為汝破。誹謗因果故汝即是無見之主。答曰。我非無見。我是破除有無二邊。光顯能往般涅槃城無二之道。我亦非說斷無諸業作者果等。若爾云何。謂善安立彼無自性。若無自性能作所作不應理故。過失仍在。此過非有。唯有自性不見作用故。唯無自性見有作用故。」此實事師謂若無自性以破自性理。即破從業生諸異熟。與許破自性理破因果者。所許無別。若破因果即成斷見之主。雖中觀師與實事師共同許可。然中觀師自不許為破除因果。而實事師覺破自性亦定破因果。故說中觀師為斷無者或斷見者。藏地自許中觀師者。多許破自性理能破因果。順實事師。反說以理破壞因果是中觀宗。而起勝解。又答諍云。「我非無見。是破有無二邊顯解脫道。」餘文即明破有無理。其中說云。「我等非說無業果等。」是除無邊。謂若許無業果等則成無見者。然我不許爾。其次問云。「若爾云何。」答云。「安立或許彼業果等全無自性。」是遣有邊。次云。「若無自性能作

所作不應理故過失仍在。」是實事師諍云。「汝雖說云，非是無見是說無性，然前設過，若無自性因果不成，尚未能斷。」以於彼宗無性與無，二無差別，故如是諍。次答彼云。「因生果等，能作所作於有自性不可成立，唯於無性彼等乃成。」

四百論釋云。「我非說無事，是說緣起故。汝說有事耶，非唯說緣起故。汝何所說，宣說緣起。何為緣起義，謂無自性義。即自性無生義，能生性如幻現，陽燄、影像、乾闥婆城、化、夢果義，空無我義。」此顯由許緣起，能除有事無事二邊之理。此由說緣起義是自性無生，故能除有實事論。顯說能生如幻等果為緣起義，故能除無事論。言「有事」者，略有二義，謂自性義及作用義。實事師之有事，是有自性義，無事論之事，是有作用義。除彼二執即破自性，顯有因果如幻化故。又四百論釋云。「豈無緣過去境之念耶，誰云其無，我等非破緣起，如其所有即如是定解。論主已安立云，念謂於倒義，唯顛倒而生，故念所緣是過去事。若彼有性，其念由緣實有義故，亦可有性。若過去事全無自性，則緣彼念亦應無性，故云顛倒亦善成立。言顛倒者，是無自性及緣起義，非是餘義。事斷無義，非顛倒義。又過去事，非一切種全無所有，是所念故，見彼果故，亦非有性，應性常故，應可取故。」此說過去等事，既非全無，亦

非有性。其顛倒虛妄義即緣起義。非無事義。故許諸法有自性者是實事論。或墮有邊。非說唯有法者。即實事論及實有師。如是若說內外諸法。由作用空為無事者。是無事論。或墮無邊。非說彼無性者即墮無邊。

若未如是分別全無與無自性。有性與有之差別。而於破除有無邊時。但作是說。我非說無。是說非有。及非說有。是說非無者。純相違語。非能略說中觀深義。由破他時觀察有無自性等而破。自亦現許彼二決斷。而又許有俱非義故。隨於何事觀察自性。或有或無。於有無二。須能決斷。若第三聚非彼所攝。理不應觀自性有無。如同有說顯色中有。問青中有。或黃中有。如是能斷自性有無決定者。須總於所知。能斷有無決定。如於諦實。能斷諦實一多決定者。須總於一多能得決定。能如是決斷者。須能遮第三聚。故許有俱非之法。實屬亂說。如迴諍論云。「若違無自性。應是有自性。」如是許者。隨於何法。皆不能遮第三聚法而得定數。唯懷疑惑。以於有無等決斷一品。則於他品不決斷故。

若許於是非等。無第三聚者。則於有無亦相同故。然彼說者。是於中觀論。宣說非有非無之語。所起誤解。若許爾者。如不可說為有為無。亦不應說非有非無。俱於四句如是說故。

中觀論云。「說有是執常，言無是斷見，故於有無二，智者不應住。」然非僅說有無，是說諸法若有自性，成常斷見，如明顯句論解釋前文執有執無，為有事無事見。其後又云。「何故若見有事無事成常斷見耶？若有自性者，非無故應常，若先有現無，是故應成斷。若說法由自性而有，性無可滅終不應無，故許有性應成常見。又先住時許法有性，如是後壞許為無故，應成斷見。」此說若許由自性有則成常見，即先自性，若許後壞，則成無見，非說有與壞。佛護論師云。「言有言無成常斷見者，是說彼法若有自性。」此等明顯宣說常斷之理。總若有說無自性之空，非善妙空性，而破除者，謗般若經，由謗法故，當墮惡趣。若於無性雖起勝解，然說「若無自性餘更何有？」謗一切法畢竟非有，亦是墮於斷見險處。如云。「若惡觀其空，少慧受衰損。」明顯句論云。「且於空性，若謂一切非有者，即成倒見。」如云。「若倒執此法，不智當失壞，謂彼當沈沒，無見不淨中。」設若不欲謗毀一切，爾時便云。此一切法現前可得，云何為空，故無性義非是空義，是則謗空。若如是謗，則作匱乏正法之業，定墮惡趣。如寶鬘論云。「又若倒執此，愚者慢為智，謗法暴惡性，倒墮無間中。」

設謂我若先許諸法，後見無者可成無見，然我從本未許彼有，有何可斷而成斷見。

「若先有現無，是故應成斷。」說如此者，乃為斷見。明顯句論云：「諸瑜伽師達世俗諦唯無，知生全無自性，達彼空性是勝義相，不墮二邊。若法現在無，爾時更何有。如是諸法自性，先未獲得後亦非見為無。」此不應理。若斷見中皆須先許所斷法者，則順世等亦非先許前世後世及業果等，後乃謗無。本來不許彼等為有，亦應非斷滅見故。「若先有現無，是故應成斷」者，是實事師。若許諸法有自性者，決定當生常斷二見。謂若許自性一切時中無轉變者，應成常見。若許先有後時壞者，應成斷見。故顯自無先時有性，執後時壞所成斷見者，以自不許諸法有性，如微塵許可成正因，非此能離一切斷見。其餘不同說無因果斷見之理。明顯句論廣說，謂斷見者，許無因果及無後世。中觀論師許彼無性，是立宗之差別。又中觀師由緣起因，說業果等皆無自性，諸無見者，不許業果等皆是緣起，故不以彼為因。是由未見現在有情，從其前世而來此世，及從此世而往後世，以此因相說彼等無，故於因相差別極大。明顯句論云：「有師難云，諸中觀師與無見者全無差別，何以故，此說善不善業作者果報一切世間，皆自性空，諸無見者亦說彼無，故中觀師與無見者全無差別。然非如是，諸中觀師說有緣起，由緣起故說此世他世等一切無性，諸無見者非由如是，是緣起故。」

就性空門。達後世等是無實事。若爾云何。謂緣現世諸法行相自性。然未見彼從前世而來。此世及從此世而往他世。謗無餘世。等同此世。可緣之事。」

若謂諸中觀師與無見者。因雖不同。然達業果及前後世無性是同。此無性見則極相等。此亦不同。他許無性是畢竟無。於二諦中俱不許有。中觀論師許世俗有業果等故。明顯句論云。「若爾。彼等亦於諸法無性通達為無。由此見故。且有相等。答曰。非有。中觀論師許世俗有。彼等不許。故非相等。」此即顯示。若中觀師於世俗中不許業果等。與順世派見解相同。又與斷見不同之理。論師未說彼有所許我無所許。又未曾說彼等許無。我不說無是許非有。而許是說無性及立為緣起因。並於世俗許諸建立。

若謂業果等法皆無自性是極應理。然斷見者亦說無彼。故許彼等無有自性。就無性分同中觀師。此最不同。譬如於一竊財之賊。有人不知是彼所竊。妄說彼竊。有人見是彼賊所竊。云是彼竊。如其二人說彼竊財。賊雖實竊。然一是妄語。一是實語。故不相同。如明顯句論云。「若云事同。設無實事。雖如是同。然證者異。故不相同。譬同於一盜。有非實知由非愛故。覆意倒說是此所竊。餘見彼竊。正為破除。其事雖無異。然由覺者異故。應說前人是說妄

語。餘是實語。若審觀察。前者惡稱有罪。餘則不爾。如是此中。諸如實知諸法自性。了解宣說。與無見者非如實知諸法自性。同時知說。皆不相等。」此亦善破。「有說了解無自性時。認為正理破業果等。遂於自宗不立因果。彼於世俗雖是邪行。然得無謬空品正見。」是故空者。非作用所空之空。雖無自性。須可安立因果緣起。如四百論釋云。「如是若有法。生時無所來。如是滅無去。於此定無性。若謂無性。餘更何有。答曰。若以染淨為因。緣起為性。彼法則有。」此文明答。「若無自性。餘更何有。」佛護論師亦明分辨有與有性差別而答。二十二品釋云。「外曰。設若無時。亦無因果及緣和合。餘更何有。是故汝是說斷無者。我非說無。唯汝所執時等有性。非應正理。然有彼等依緣假立。」此說是破如實事師所許自性不應正理。然有緣起。依緣假立。

若能如是分辨有無與有無性。能遮無邊顛倒分別。則於破除有性正理。不致發生破有錯誤。中觀諸師答諸實事智者。其主要者即彼四門。故略宣說。

第二顯所設難。皆非能破分四。^一觀察不堪忍。正理思擇而為破除。然不能破。^二觀察由量成不成立而為破除。然不能破。^三觀察是否四句所生而為破除。然不能破。^四觀察有事無事等四

句而為破除。然不能破。 今初

若於實義如理觀察色等諸法。為有為無生不生等。是名觀察真實正理。及名觀察究竟正理。我亦不許色等之生堪忍。以彼正理觀察。故無應成實事之過。

若彼不堪正理觀察。理所破義云何能有。此於不堪正理觀察與理所破誤為一事。有多人說。「觀察實性正理雖破。然有生等。」此乃亂說。非我所許。堪不堪忍正理觀察之義。謂以觀察真實之理有得無得。如四百論釋云。「我等觀察。唯為尋求自性故。」是於色等。尋求有無生滅等性。即於色等。尋求有無自性生滅。非以彼理。尋求生滅。故說彼理名觀察。實性。以彼觀察有無真實生滅等故。若以彼理觀察尋求。無有少分生等可得。名不忍觀察。非唯彼理所未能得。便名彼破。若是有法須由彼成。彼所未成。乃名彼破。色等生滅。是由名言識所成立。色等雖有。非由理智所成。故彼未得如何名破。譬如眼識雖不得聲。非眼能破。故生滅等。若有自性或真實有。則須由彼正理所得。以彼正理是於色等。如理觀察有無自性之生滅故。由如是理未得生等。能破自性或真實生滅。以有自性須彼所得。彼未得故。譬如若東方有瓶。其尋瓶者決定能得。若於東方尋瓶未得。彼雖能遮東方有瓶。然彼何能遮瓶。

是有。如是若有自性之生，則中觀理決定能得。若尋求時彼未得生，由彼能破自體或自性之生。然生是有如何能破。如四百論釋云：「故以正理如是觀察，若根境識無有自性，則非性成。設若彼等由自性成，則以正理正觀察時，如其安住，應極明了見有自性，然不可得。故成性空。又色聲等諸世俗法，雖其是有，非觀真實或觀有無自性，正理之所成立，故正理觀察不於彼轉。此大論師曾數宣說。又以正理觀察時，若以正理未能獲得，便壞彼諸世俗法者，說是對於建立世俗未獲善巧。」若觀有無自性之理能破彼等，則正理觀察於色受等諸世俗法亦極應轉。然此論師之論中，於一切種畢竟破除，故說觀察有無自性正理未得之義，即是正理破除之義者，是極漂流中觀之外。

如是根本聖智，是未能見色等生滅，豈彼是見生滅等無。觀察有無自性之理，亦是未能得生滅等，非是量定生滅等無，故未辨別諸不堪忍正理觀察與正理所破。根本聖智未見生滅與見無生滅，觀察有無自性，理智未得生滅與得無生滅，混執為一。況現在人，即諸先覺亦有誤解，故具慧者應細觀察，善辨彼等。

由是因緣我非是說，較勝義量，諸名言識勢力強大，及非是許，諸名言識破勝義量。然

汝若說觀察真實之正理，觀察名言色受等境，若彼未得即是彼理之所破者，非但不能破除於他，返以世間共許之量破彼破者。入中論云：「若世於汝無所損，應就世間而破此，汝先與此世間諍，我後當依有力者。」其釋論云：「我為破除世間世俗住極艱辛，汝今當破世間世俗，設若世間於汝無損，我亦於汝當為助伴，然彼世間定能損汝。」此說「我為破除世間世俗住極艱辛」者，是說為淨此眼識等錯亂心故，及色塵等錯亂境故，策勵修道，不許彼是正理所破，是由修道所破之事。次言「汝今當破世間世俗」等者，是中觀師破彼實有依他起性。彼云：我亦以正理破汝世俗出相同過。答曰：如我能破依他性，若汝能以正理破除世俗，我當於汝亦為助伴。此說若理能破，我亦不須為破彼故。修道難行是為所欲，故顯正理非能破除諸世俗法。又說非但不能破除，若強破者反為世間共量所害。由名言識能害如是相似正理，故較彼等亦許力大。諸實事師以正理觀察，破外境等世俗法時，僅是彼理未能獲得，非彼能破。

有說於名言中不破色等之義，是依牧童等世人不破，觀察實性正理能破，極不應理。具觀慧者，是於觀察實性正理能不能破而有疑惑，未由宗派改變心者，不能破除，無所疑。

故。若觀實性正理能破。須於名言而破除故。觀察實性正理。非能破一切生者。月稱論師明了宣說。四百論釋云。「若此觀察破一切生。顯示有為皆無生者。爾時彼等不應如幻。應以石女兒等而為量度。然恐違犯無緣起過。故不順彼喻。令如幻等。不違緣起。」言此觀察者。謂觀察真實之正理。言破一切生者。謂於所破不加簡別。凡是有生。一切皆破。言石女兒等者。謂破一切生。如石女兒及兔角等。一切作用空成為無事。若如是者。恐犯斷無緣起之過。故不同彼。永離一切作用功能。石女兒等之無生。當如幻等。破除實有或自性生。又四百論釋云。「設若眼等非有。何故建立眼等諸根業異熟體。我等豈破此異熟體。若破眼等彼何非破。我等觀察唯為尋求自性故。我等於此破除有性諸法。非破眼等所作緣起業異熟體。彼可容有。故有所說異熟眼等。」此顯然說。以諸正理齊此破除。齊此非破。如此辨別一處說已。餘未說者一切皆同。定須了知。故自尋求時。境上有性。正理能破。非破其有。說諸正理唯為尋求自性為勝。故彼正理。是為尋求自性有無。說正理破。亦是破除自性之義。故當分辨彼二差別。非但不破如斯業果。說中觀師定須受許。即彼論後又云。「是故智者於世間義。莫以所說順見真實正理觀察。應當受許不可思議諸業異熟。如從變化起變化理。一切

世間皆當受許。」如是自己建立二諦。若以決擇勝義之理，妨害自所建立世俗，建立二諦自內相違，豈可稱為安立二諦殊勝智者。若二建立無少相違，則以決擇勝義之理，破除世俗，建立而成相違。明顯句論云：「汝於勝義及世俗諦，不善巧故，則於一法以理觀察，由非正理破壞其法，我善安立世俗諦故，住世間品，汝為破除一分世俗立餘道理，我以餘理而返破除，如世耆長，唯為破汝失世間法者，非破世俗。」此說唯破失壞世俗諸宗論師，不破世俗。若以觀察實性之理，破壞世俗，說是不善安立二諦，故以正理破世俗色等，決定非此論師真意。

總之，非唯中觀論師，凡是自部印度諸宗，許有二諦建立者，雖可由他補特伽羅於自所立二諦，建立出相違過，然彼自於所立二諦，許勝義理破世俗義，我敢斷言定無一人。

第二觀察由量成不成立而為破除，然不能破。許有色等，非許量所未成要許量成。若爾論云：「世間皆非量。」云何應理。此破世間眼等諸識於真實為量，非破於一切境為量。入中論釋云：「如是思惟真實，唯諸聖者乃為定量，非諸非聖，為說世間諸違害故。」若觀察真實許世間見亦為定量，故云：「設若世間是定量，世見真實聖何為，諸餘聖道何所作，

愚蒙是量亦非理。」釋云。「若唯眼等能定真實。為證聖道力勵持戒聞思修等應非有果。然非如是。」故云。「世間皆非量。世無害真實。」六十正理論釋云。「若見彼等有。則非見真實。故世尊謂眼耳鼻等皆非量。」引此等證。顯然是於勝真實境破彼為量。非於餘境。若不爾者。則說「若眼等識。於色聲等名言義境是定量者。為見真實。不應更求聖道。」全無關係。等同說云。「眼識見色為聞聲故耳應無義。」

若謂「為觀色聲等尋求聖道應無有義」是所樂許。由此豈能成所非欲。四百論釋云。「若彼於此諸根識等增益為現。又許為量。極無係屬。不欺誑識世見為量。然世尊說此識是有為故。是虛妄欺誑法。猶如幻事。」若是虛妄欺誑之法。及如幻者。非不欺誑。以住此相之事。現餘相故。若如是者。計執為量。不應道理。餘一切識皆成量故。總破眼等諸識是量。如何會解。

此與眼耳鼻等。皆非量等不同。是大疑處。故當詳釋。如是破諸識等是現及量者。是破分別師許。故當先述彼宗。如四百論釋云。「此分別師全未熟悉世間義故。如諸愚童。最初唯應令練習彼。為顯此故。詰問觀察。汝現云何。答謂現識。為何等識。謂離分別。分別為何。諸

於境義增益名種。散動轉想。五種根識由離彼故。於不可議境自相轉。故名為現。」謂離分別無錯亂識許為現識。無錯亂者。謂於境自相如實而取。由五根現識量度自相。故色聲等自相是彼五現識之所量。五識成量之處。亦即五境之自相也。然此論師如下所說。雖於名言亦不許有自性自相。豈許諸根識於自相為量。故此破除根識為量者。是破許彼等於五境自相為量。破除之理。即引世尊說彼諸識虛妄欺誑而破。由說欺誑破不欺誑即是破量。以不欺誑是量相故。欺誑之理即住此相之事。現為餘相。謂色聲等五境。實無自相。於諸根識現有自相。故說彼等於自相境非是正量。總此意趣。謂諸根識於五境自相非是正量。以待五境所現自相是欺誑故。五境實空無自相。現自相故。如現二月之識。其實事諸師。謂色聲等若無自相自性。則說彼等空無一切作用功能而成無事。故若不於五境自相為現量。則於五境無成量之處。若於五境成量。亦許於彼自相成量。此論師謂。若有自相或有自性。則成實有。安立實境之量。雖須於自相為量。然境虛妄。故立此境之量不須於自相為量。四百論釋云。「以世間見。遣真實見。亦非正理。彼唯於世間立為量故。彼所緣義亦是虛妄欺誑法故。」故破於自相為量。非須全破其是量。故非總破名言諸識為量。若不爾者。則說

「不欺誑識世見為量」不應正理。一切名言識破為量故。明顯句論云。「故由如是四量安立世間通達諸義。」與此建立現比教喻四量相違故。又破有性能量所量。不破緣起觀待所立能量所量。即前論云。「此等皆是觀待假立。若有能量乃有所量義。若有所量義乃有能量。能量所量非有自性。」故無翳等內外錯亂因緣損害諸根識等。唯無明力錯亂。執取實無自性現有性境。此不能害無倒名言。入中論云。「許妄見有二。根明有過根。諸有過根識。望善根識倒。諸無損六根。所取世共證。就世為諦實。餘就世立倒。」此說名言識境。待名言識各立二類。謂倒無倒內身所有損根因緣。入中論釋云。「若諸翳膜黃眼等病。及食達都羅等。是為內有壞根因緣。」身外有者。如前論云。「由油水鏡及空谷等發言說聲。又由日光處時差別。正現前等。是為外有損根因緣。內雖未有損根因緣。由此諸緣而於影像谷響陽燄。亦成妄執水等因緣。如是幻師等所配咒藥亦當了知。能損意者。謂前諸事及諸邪宗。諸似比量。」此說邪宗及諸似因。皆是損害意識因緣。又睡眠等。是損夢中意識因緣。故無明所執之境。如下當說。雖於名言亦無。然由無明所作損害。非此所說違害因緣。

設作是念。若五根識。無餘錯亂因緣損害。便於名言為不錯亂。則彼所現自相。於名言

中亦應許有。然此師不許。故須許為錯亂。若如是者。則此諸識為於名言安立色等之量。不應道理。以於名言色等亦錯亂故。答曰。清辯論師許色等境於名言有自相之性。破唯識師於遍計執。由無自相之性。謂相無自性時。於遍計執設能計所計雙關觀察。若能遍計自性差別之名覺。許於名言無自相之性者。則謗依他起事。是顯然許依他起性。於名言中有自相性。第二十五品般若燈論云。「若謂說色意言言說遍計執性皆為無者。是謗有事。毀謗意言及言說故。」觀禁大疏云。「此文顯示瑜伽師謂遍計執。由相無自性性。故說為無性。若於說色自性差別。意言分別言說名言能遍計性。謂由相無性性故無自性者。是謗世俗依他起事。不應道理。」此說名覺所攝依他。若於名言許相無性則成誹謗。其相無自性之相者。即是自相或名自性。唯識諸師說遍計執無彼自相。於依他起有彼自相故有自性。然從他生無自然性。說名無性。解深密經亦如是說。謂一切法皆無自性。是密意說。蓮花戒論師云。「彼經顯示三種無性所有密意。開顯遠離二邊中道。故是樹立了義之宗。」若於勝義增益依他有自性者。是遍計執。故彼非有。由於名言依他起性有自相故。遣除損滅。故許顯示中道之義。故此論師亦於名言許有自相。入中論釋云。「如於繩上蛇是遍計。於實

蛇是圓成實。如是自性。若於緣起諸所作性依他起。是為遍計。於佛行境立為圓成。如是了知三性建立。次當解說經中密意。『若經所說非實意。知不了義當引釋。』「謂解深密經立三自性是不了義。自宗之遍計。謂於依他執有自性。故於名言亦不許依他有自相之性。唯識諸師除遍計執。不許依他及圓成實相無自性。故許彼二。是有自相或有自性。正依解深密經。故許彼二是勝義有。佛護論師月稱論師。謂若有自相所成實體。則是實有。清辯論師等。唯爾不許是勝義有。

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十八終